

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

[苏联] 阿·托尔斯泰

# 苦难的历程

上

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

北京燕山出版社

[苏联] 阿·托尔斯泰

# 苦难的历程<sub>上</sub>

徐立贞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序 言

每个绚烂的生命都是在其代表民族精神，参与创造中绽放出异彩。每部传世名著都是社会激烈变动的缩影。《苦难的历程》就是这样一部由其作者 A.托尔斯泰历时 20 年创作出的传世佳作。

A.托尔斯泰是苏联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曾三次荣获斯大林奖金。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与他一生积极探索人生的价值并长期笔耕不辍是分不开的。

托尔斯泰出生于萨马拉省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彼得堡学院，中途退学，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前线，到过英、法等国家。他拥护二月革命，对十月革命感到困惑，一度在白军任职，1918 年流亡国外，大部分时间他住在巴黎，在柏林时开始创作《苦难的历程》的第一部《两姊妹》。和高尔基的交往坚定了他回到祖国的信念，1923 年，他返回莫斯科，开始了新的创作阶段，完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粮食》、《伊凡雷帝》、《苦难的历程》后两部《一九一八》、《阴暗的早晨》等。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他也获得了苏联人民的认可，获列宁勋章。

《苦难的历程》是托尔斯泰用了 20 年时间精心构思和反复修改所完成的三部曲长篇小说《两姊妹》、《一九一八》、《阴暗的早晨》。它也是作者本人“良心所经历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废和振奋的辛酸历程”的结果。

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待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背景；故事的发展从彼得堡到外省，从荒僻的乡村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前线，从伏尔加河到库班，从乌克兰到莫斯

科,画面广阔;以四个性格不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情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人公各奔东西,他们的个人幻想破灭开始,他们在动荡的年代里各自有着曲折复杂的探索和追求,在接近并融合到历史与民族的行列过程中终于跳出个人感情和愿望的狭隘圈子,在1920年国内战争将结束时,他们四人在莫斯科幸福团聚,在莫斯科大剧院中个人和集体、俄罗斯和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高度地结合在一起。也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个人只有在同国家、民族的结合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真正的幸福。

这部小说还多方面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技艺。作者善于结合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性格发展。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和表现爱情、欢乐、痛苦、探索的情景交错出现,主人公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丰满,人物的深层心理刻画细腻而清晰。倒叙、插叙的恰当运用,书信、笔记、历史资料的适当安排,使这部小说的结构显得轻松自如。

尽管《苦难的历程》中(尤其是后两部)不时表现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瑕不掩瑜,《苦难的历程》仍是托尔斯泰一生中重要的作品,也是苏联文学最优秀的长篇巨著之一。

编者

# 目 录

序 言 .....	1
-----------	---

## 第一部 两姐妹

第 一 章 .....	1
第 二 章 .....	4
第 三 章 .....	10
第 四 章 .....	19
第 五 章 .....	25
第 六 章 .....	38
第 七 章 .....	50
第 八 章 .....	62
第 九 章 .....	70
第 十 章 .....	78
第 十 一 章 .....	85
第 十 二 章 .....	96
第 十 三 章 .....	104
第 十 四 章 .....	115
第 十 五 章 .....	126
第 十 六 章 .....	138
第 十 七 章 .....	146
第 十 八 章 .....	148
第 十 九 章 .....	155
第 二 十 章 .....	161
第 二 十 一 章 .....	163
第 二 十 二 章 .....	168
第 二 十 三 章 .....	174

第二十四章	184
第二十五章	188
第二十六章	195
第二十七章	199
第二十八章	208
第二十九章	211
第三十章	216
第三十一章	221
第三十二章	223
第三十三章	232
第三十四章	237
第三十五章	238
第三十六章	252
第三十七章	256
第三十八章	258
第三十九章	265
第四十章	268
第四十一章	271
第四十二章	276
第四十三章	280

## 第二部 1918 年

第一章	293
第二章	312
第三章	340
第四章	373
第五章	392
第六章	431
第七章	444
第八章	486

# 第一部 两姐妹

啊，俄罗斯的大地！

（《伊戈尔远征记》）

## 第一章

作为旁观者从某条长满椴树的僻静小巷进入彼得堡，总是企图在一段时间里，体验瞻望这令人激越又让人心灵压抑的复杂感受。

他们走在笔直的布满云雾的街上，掠过带着深色窗户的阴森的房屋和站在门口那些昏昏欲睡的看门人，久久地眺望涨过水的涅瓦河辽阔而波澜不兴的水面，蔚蓝色像线丝的桥梁上，燃着灯光，彻夜通明。带着廊柱让人抑郁的宫殿，非俄罗斯尖细的彼得保罗大教堂遥遥拔向高空。一些可怜的小船，时隐时现地漂泊在发暗的水中。数不清满载着湿柴的驳船，沿着花岗岩的河堤驶向远方，再看看行人的面孔——焦虑而苍白，上面镶着好似城市渣滓的暗淡的眼睛。当旁观者看到这所有的一切——心善的人——会把头更深地藏进衣领，而心术不正的人，则想用自己的气力，给它那么一下子，好把这凝固的令人迷醉的一切，砸个粉碎。

还是在彼得一世的时候，凡从特罗依兹<sup>①</sup>教堂来的颂经员<sup>②</sup>，直到现在仍是站在离“三位一体”最近的地方。传说颂经员从钟楼下下来，在黑暗中，看见了一个精瘦的没戴帽子披头散发的女妖。他

---

① 意为三位一体，指：圣父、圣子、圣灵。

② 宗教里的下级职员。

十分害怕，于是在肮脏不堪的地方惊叫起来：“彼得堡，将变成一片空白。”为此，他被抓起来上刑，在秘密的办公处，遭鞭子无情地抽打。

自那开始，便出现了一些联想，凡与彼得堡相关的，一般都与不洁净有染。如有些目击者，看见了在瓦西里叶夫岛的街上魔鬼在赶着四轮车。也有些人在半夜见到在浪涛汹涌的洪水里，沙皇的青铜雕像从花岗岩的基座上滚落下来，并在岩石上跨越。也有人看见一个死人——一个已死亡的官吏，把脸贴到了密使坐的馬车的玻璃窗上。诸如此类的传说在彼得堡城里到处流传。

刚刚不久，诗人阿历克赛·阿历克赛耶维奇·贝索诺夫夜晚坐在轻便的马车上，沿着通向岛上的路行驶时，路过一座小拱桥，他透过薄云见到高悬在空中的一颗星。他热泪盈眶地望着它，心想：这车夫、这直线般贯穿的路灯，以及自己身后这沉睡的彼得堡——不就是幻想吗？一种被酒、被爱情、被惆怅弄得头脑里一派糊涂的空想与幻影。

像梦般度过两个世纪，彼得堡屹立在大地的边陲，在沼泽和荒漠中憧憬着无穷无尽的荣耀和权势。宫廷变革像荒谬的梦幻不时地更迭，沙皇的死，伴着凯旋与血腥的判决；效能不高的女性，成为受崇拜的不朽人物；在柔软温暖的床上主宰着人民的命运；来了一群壮实的青年，用劳作晒黑的手组成雄厚的力量，勇敢地起来奔向帝位，去分割权力、御座及拜占庭似的奢华。

邻国们惊心动魄地注视着这疯狂爆炸出的想入非非，沮丧地带着恐怖注视着俄罗斯人首都的暴乱。国家曾用鲜血去喂养过，但从没有喂饱过自己这些彼得堡里的幽灵。

彼得堡过得沸腾而冷漠，厌烦了夜半三更的生活。那发着磷光的夏夜；冬季疯狂淫荡没有睡眠的夜晚；绿色牌桌面上哗哗响着的碎金；窗里飞旋的舞伴；奔驰的三套车；茨岗人拂晓的决斗；寒风呼啸及小海船刺耳喧嚣中——沙皇用拜占庭似骇人的目光，扫视着军队的阅兵式。这些便是这个城市的生活。

近十年来，大规模的企业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创建。千万价值



的财富像从空气中冒出似的从天而降。玻璃和水泥构建起银行、歌舞厅、溜冰场、富丽堂皇的酒店。人们享用着震耳欲聋的音乐，镜子里影子绰绰，处处是半裸的女人、灯光、香槟酒。游艺俱乐部、幽会场所、剧院、电影院、游乐园也都雨后春笋般开张营业。工程师和资本家们，在运筹着新的规划蓝图，筹备在离彼得堡不远的荒岛上，修建一座空前壮丽、金碧辉煌的首都。

城市里风靡流行的是自毙。法院的大厅里挤满了发着歇斯底里的妇女，她们贪婪地注视着血腥刺激的案件诉讼。一切都是可以用金钱来享用的，包括奢华的生活和女人。腐化堕落腐蚀了周围的一切，像传染病似的把瘟疫带进宫里。

在宫里，一个文盲带着癫狂的眼睛，凭男人强大的力量，朝沙皇的宝座走来了，他在那里闹笑话，被愚弄、挖苦，使俄罗斯受尽了污辱。<sup>①</sup>

彼得堡像所有的城市一样，过着一种紧张伴着焦灼的生活。控制它们行动的力量并没有跟可以称之为城市精神的东西合成一体。这种核心力量，致力于整顿秩序，构建安宁和礼节。而城市精神致力于摧毁这种力量。精神欲摧毁一切，它里面浸透着能致人死亡的毒药。从著名的萨沙·萨科勒曼大规模市场交易投机和铸钢厂工人积郁的仇恨，到清晨五点就坐在红铃地下酒店的时髦女诗人错误的幻想，甚至连那些应该跟摧毁去斗争的，自己都不清楚，他所做的一切，反而使摧毁更扩大，更加强而已。

又到了那个时期，那时爱情、善意及健康被认为是鄙俗的行为和遗毒。此时，人们没有爱情，只有欲望，他们令人厌恶般追求的，只是一种能刺痛肝肠内部的东西。

姑娘们掩饰着自己的纯洁，夫人——掩饰着忠贞。破坏被认为是最好的时尚。神经质——竟成了讲究的特征。年轻的作者步着这些后尘兴起一个来自空无的时期。人们宁肯给自己臆想出恶

---

① 指：拉斯普庭(1872---1916)原是西伯利亚农民出身的的一个盗马贼，后成为尼古拉二世宠臣，1916年12月被人谋杀。

习，颠倒黑白，惟恐被人视为毫无才气的平庸。

这就是彼得堡的一九一四年，它遭受着彻夜难眠的煎熬。用酒、黄金、没有情感的爱情去麻醉自己，去消解心中的困惑与茫然。它沉溺于昏昏沉沉、毫无知觉的探戈中——这首死亡的前奏曲。城市就是这样生存着，似乎是等待命中注定的那个可怖的日子。为此，一些新的让人不能理喻的预言家们，便充斥了所有能透出的缝隙。

## 第二章

“……我们什么都不想回忆。我们说：行了，不要再提过去了！谁在我背后呢？米罗的维纳斯？怎么——她可以吃吗？或者能帮人长头发吗？我不懂，凭什么让我接受这颗石头的灵魂？总是艺术、艺术的，去它的吧！你们还是喜爱用这些概念去取悦别人吗？看看周围、前面和脚下。您脚上穿着的已经是美国的皮靴了！美国的皮靴万岁！看，这才是艺术：红色的汽车，树脂胶的轮胎，使用汽油，每小时能行驶一百俄里<sup>①</sup>。这些使我们为能掌握空间而兴奋。看，这才是艺术：长十六俄尺的海报<sup>②</sup>，上面画着某个阔气的青年，戴着像沐浴在太阳光柱里似的那种高筒礼帽。我看裁缝才是设计师，是艺术家，今天的天才！我想享受一下生活，可你们却偏让我去饮那治疗阳痿病人的甜水……”

在狭窄的大厅尽头，椅子后面，拥挤地聚着一群刚下课的年轻大学生们，他们哄笑着鼓着掌。发言的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普士土夫，他满嘴吐沫星子，微微一笑，把大鼻子上面的夹鼻镜给固定了一下，便敏捷地沿台阶走下榫木讲台。

旁边，两座燃着五只蜡烛的枝形烛台照着长桌，周围坐着“哲

---

① 1 俄里 = 1.06 公里。

② 1 俄尺 = 0.71 米。

学沙龙”的社团成员。有社团主席、神学教授安东诺夫斯基，今天会上的发言人历史学家维尔亚明诺夫，哲学家鲍尔斯基及狡猾的作家萨古宁。

“哲学沙龙”社团，在这个冬天经受住了来自几个口齿锋利现还不知名的年轻人士的猛烈抨击。他们狂妄地攻击德高望重的作家、受人尊敬的教授，四处散布粗俗、无礼、蛊惑人心的东西。使得设在凡坦科一所古老私邸里的社团所在地，每到星期六举行例会时都要人满为患。

今天也是如此。当萨普士考夫在满堂的掌声里刚消失在人群中，讲台上便又走过来一个矮个子，梳着飞机头，有一张年轻、高颧骨、黄色的脸。他叫阿根琴，刚到这儿不久，受到大厅后排观众的普遍好评。当人们询问：他是从哪里来，是何人时？——认识他的人，都神秘地笑笑。因为不论在任何时候，他的姓都不叫阿根琴。他能从国外来出席这个会议，可不是没有来头的。

阿根琴捋捋稀疏的胡须，环顾一下渐渐平息下来的大厅，张开薄嘴唇，笑了笑，开始发言。

这时，在沙发座的第三排，靠中间的过道旁边，坐着一个把小拳头支到腮下的年轻姑娘。她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呢绒高领连衣裙，淡淡的黄色的薄发，高高地盘在耳后，上面盘了个小梳子，形成一个冠状的发髻。她静静地坐在那里不笑也不动，只是望着坐在绿色桌边的人们。有时她的眼睛又久久地停留到蜡烛的火苗上。

当阿根琴在讲台敲了一下，高喊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的第一记打击，将铁拳伸向了教堂的屋顶”时，姑娘轻轻地叹息了一下，把小拳头从发红的下颌下拿出来，往嘴里放了一块夹心糖。

阿根琴说：“……而你们所有的人，却还在对人间的帝王做的黄粱美梦抱着幻想。可他，从不把你们的努力放到眼里。只是继续去睡他的觉。你们却期望，他总有一天会醒，像瓦拉穆的驴，忽然间就吐出人语。<sup>①</sup> 是的，他会醒的。但能叫醒他的并不是你们

---

<sup>①</sup> 挤得哑巴也说了话。源出圣经。

诗人那甜美的嗓音，并不是神父手提香炉缕缕的圣烟。民众能够被唤醒的原因，只能是工厂里起哄的哨声。他醒来之后开始发言，嗓音变得格外地刺耳。或许你们还指望自己的密林和沼泽地吧？这兴许还能让你们继续沉睡个五十年，对此我深信不疑。但不要把它称为求世论<sup>①</sup>，这不是那想立就立，想废就废的东西。在彼得堡这神圣的大厅里，你们又臆想出什么俄罗斯庄稼汉之类的东西，还为他撰写了上百部书<sup>②</sup>，又杜撰出歌剧。我真害怕，这个游戏将以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告终……”

这时，主席制止了他的发言，阿根琴强笑了一下，从皮夹克拽出了一条大手帕，习惯地擦了擦前额和脸。大厅的后面叫起来：

“让他讲下去！”

“想要堵住人的嘴，太不像话了！”

“这纯粹是在侮辱！”

“你们后面静一静！”

“你们自己才该安静些。”

阿根琴继续说：

“俄罗斯庄稼汉是理论的立足点。是的，但如果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没有和它宏伟的理想相关连，没有与对原始概念的公道，与全人类这个概念相关连，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把种子撒到了石头上。<sup>③</sup>此时，不管从哪个方面去观察俄罗斯庄稼汉，他只不过是一个饥饿的人，拼死拼活地为了那块面包而劳作。可哪个地方又不去剥夺他呢？终于在某个时刻，某个老爷又想出他们什么救世论的观点。于是开始了以悲剧为特征的两个极端：你们在阴暗书房里杜撰出来的富丽堂皇的理论及你们从不想知道和了解的民众……我们在

---

① 一种反动的种族主义者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在人类的前途中负有使命。

② 百科全书派：十八世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他们是在出版“百科全书”（1751—1780）的工作中团结起来，形成的几种政治派别。他们是“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也有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但共同点是反对建制度。其代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

③ 源于《圣经·马太福音》。

这里并没有从本质去批驳你们，因为去读这堆现象论——人类的幻想，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不，我们说：趁现在还不晚，赶快回头吧。要不就把你们的思想及你们的宝贝毫不吝惜地丢到历史的垃圾堆吧……”

穿黑色连衣裙的姑娘，对在椴木讲台上发言人所臆想出的东西，并没有感兴趣。她感到这些讲话和争论固然是必要、博大精深的，但重要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些人没有提到的那些问题。……

这时在绿色的桌子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孔。他不慌不忙地坐到主席旁边，向左右的人点点头。用冻红的手捋了捋被雪淋湿的头发梢，然后把手放到桌子下面，正了正瘦身黑色常礼服里面的那张清瘦、毫无光洋的脸，在他弧形眉毛的阴影下——是一双巨大的灰色眼睛，同样灰色的头发也从他的帽子下钻出来。阿历克赛·阿历克赛耶维奇·贝索诺夫——在最后一期的杂志周刊的画像就是这个模样。

姑娘现在除了这张漂亮得几乎让人讨厌的脸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她战战兢兢地注视着这张常常在彼得堡寒风凛冽的深夜，出现在她脑海中古怪的脸的轮廓。

看他，把耳朵向挨着他坐的人探过去，笑了一下——这笑容很普通，但那长得很薄的鼻孔，十分像女人的那副秀眉，还有脸上的那股温柔魅力及狡黠、傲慢，还有说不上是什么她目前还不能理解却越来越让她心神不安的东西。

这时，发言人维尔亚明诺夫，一位漂亮、留着大胡须、戴着金丝眼镜、用一绺金灰色的头发梳成一个大鼓包发式的人，回答着阿根琴：“你们所谓的权力，就像雪崩从山上塌落的那个权力一样，我们早就在等待那个可怖世纪的来临，预感到你们所谓权力的胜利。是你们在战胜那些自发势力，而不是我们。但我们知道，你们所谓崇高的正义，正是那个你们用工厂汽笛召集的，其结果只能是一堆残瓦断片的东西。那些没有感知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变得杂乱无章。‘我渴’这是他要向你们讲述的，因为他那里，没有一滴圣洁的水。请保重吧！”维尔亚明诺夫抬起细长得像铅笔似的手指，

并严厉地隔着镜片看了看听众席。“在那片即你们幻想把人按序号排列，变成活机械的可怕的乐上上，新的革命正在威胁着我们，这是比以前的革命更可怕的——精神的革命。”

阿根琴在座位上冷冷地说：

“把人编成序号——这也是唯心主义呀！”

维尔亚明诺夫在桌子上摊开两只手。大蜡台把蜡烛火焰芯的光柱投向他的秃顶。他于是进行关于灾难的演说。世界将趋向何方，将来的报应等等。大厅里响起一片咳嗽声。

休息时，姑娘走进小吃部。她皱着眉头站在门口。有几个带着女人坐下喝茶的律师，炫耀地高声说着话。在壁炉旁边坐着著名的作家秋尔诺卑林，他正在吃着带越桔的鱼，还不时地用醉醺醺的眼睛瞪着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两位中年文艺界的太太，露着脏脖子，头上系着大发结，在小吃部的柜台边嚼着火腿面包。为了不干扰这些俗人，神父们体态优雅地站在稍远的地方。在校形吊灯下面，一个两鬓花白的人，把两只手伸到了背后修长的常礼服下面，踮起脚跟，摇晃了一下，头上染过的白发散乱地披着。这是批评家——契尔瓦，在等待着谁能向他走过去。维尔亚明诺夫进来了。其中一个文艺界的太太，立即扑过去，挽起他的胳膊。另一个文艺界的太太，突然停止了咀嚼，抖了抖身上的面包渣，低下头来，睁大了眼睛。原来贝索诺夫正朝她走过来，他不卑不亢地朝左右躬身示意。

一身素服的姑娘感到浑身突然有一种紧张感，于是就像那个文艺界的太太似的，在束腰下挺了挺身子。贝索诺夫懒洋洋地干笑着，在向那位太太讲述什么，太太舞动着丰满的手臂，格格直笑，频频送着秋波。

姑娘耸起一只肩，走出小卖部。这时，有人叫住了她。只见人群中挤过来一个皮肤微黑，身子有些虚弱，穿着丝线短外衣的青年。他愉快地行了个礼，得意地抽抽鼻子，抓住她的手。他的手掌有些湿润，额角的头发也潮乎乎的，连细长黝黑水灵的眼睛，看人也都是水汪汪般带着一股温柔。他叫阿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日罗

夫 他说：

“怎么，你来这儿做什么呀？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

“还不是和你一样。”她说着抽出手，把它伸进暖手筒里，用手帕擦了擦。

他嘿嘿地笑起来，更温顺地看着她。

“难道这一次，您对萨普士考夫的讲演还不喜欢吗？他今天的发言，简直就像个预言家，您会被他的尖刻所挑动，为他独出心裁的风格而倾倒。但最主要的是他的思想精髓——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暗暗追求、又不敢讲的吗？可他敢讲。听：

每一个人都年轻，年轻，年轻，  
肚子里是魔鬼般的饥饿让人难忍。  
我们要把这空虚通通吃掉……

“这真是出手不凡，新颖、果敢。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难道你就没有感到有种新的，新的东西正在冲击我们的生活吗！这是我们新的、渴望的、勇敢的东西。阿根琴也是如此。他发言很有逻辑，就像钉钉子似的，一铆是一铆！再有两三个冬天——所有的一切，就都会动摇的，会从缝隙里钻出来，那才妙呢！”

他轻轻地说着，甜蜜又恭维地微笑着。达莎<sup>①</sup>能感到他全身像得了利害的紧张症似的，在微微地哆嗦。她没有听完他的话，便点点头，向穿衣架挤过去。

怒气冲冲带着勋章的看门人，抱来一大抱大衣和胶皮套鞋，毫不理会达莎递过来的取衣号。她只好多等了一会儿，从摇摇晃晃的门里刮进来的寒风，直扑她的脚面。穿堂里站着一些穿着蓝色发潮长袍的高个子马车夫。他们愉快地弯着腰向走出来的人兜揽着生意。

“请上车吧，车跑得可快哪！”

---

<sup>①</sup> 达丽娅别名。

“到别斯卡的车！”

突然，在达莎身后传来贝索诺夫断断续续冷漠的声音。

“看门的，请拿大衣、帽子和手杖。”

达莎觉得后背上仿佛刺了许多细细的针。她快速地转过头，愣愣地瞪着贝索诺夫的眼睛。他沉着地按正常的礼节迎接着她的目光，但眼皮随后又颤抖起来，灰色的眼睛里，闪出了活泼晶莹的目光。达莎都能感觉出自己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鞠着躬向她说，“我们好像在你姐姐那里见过面吧？”

达莎立即鲁莽地回答：“是的，见过面。”

她从看门人手中把毛皮大衣拽过来，跑向正门。街上刮着潮湿刺骨的寒风，风掀起她连衣裙的裙摆，把发锈的水珠滴到上面。达莎用毛皮领把自己紧紧地裹住，一直裹到眼睛下方。一个人从后面赶上来，在她耳边说：“哎，好一双眼睛。”

达莎急匆匆地沿着潮湿的柏油路面，沿着路灯照在地上的一条条亮块走着。从酒店敞开的门里，传出来小提琴哀怨的华尔兹舞曲。达莎也没回头看看是否有人，便对着茸茸的暖手筒唱道：“啊，可没这么简单，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呀！”

### 第三章

达莎在前厅脱下淋湿的毛皮大衣，问侍女：“家里人是不是又都没在家？”

伟大的蒙古人——大家都这样称呼侍女露莎。因为她长着一副木偶似的、颧骨很宽的脸，上面扑满了香粉。她照照镜子后，细声细气地说：“太太没在家，可老爷在呢，他现在在书房里。过半个小时，咱们就开晚饭了。”

达莎走进客厅，坐到钢琴旁边，把腿摆上，抱住膝盖。

姐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家，说明他和妻子吵了嘴，正生着



气，一会儿就该抱怨了。现在是十一点钟，到三点睡觉，她也没什么事情可干。读书吗？没有兴致。光坐着想心事——那更烦。有时生活就是这样，并不都是称心如意的。

达莎叹口气，打开钢琴盖，侧身坐到旁边，用一只手弹着施克里亚宾的曲子。当人到了这个年龄段，处境也很难。已经十九岁了，可还是个姑娘没出阁。又十分聪慧，又不是不通情达理，还讲究清洁，与那些自愿给姑娘解闷的人——这些人还真的不少——关系处得也都严谨融洽。

达莎是去年从萨马拉城来到彼得堡学习法律专科的。住在姐姐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莫科尼科娃的家里。她的丈夫是非常著名的律师，他们生活得阔绰、热闹，社交面十分广泛。

达莎比姐姐小五岁，当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出嫁时，达莎还是个小女孩儿，以后的几年，她们见面也很少。姐妹俩之间现在则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达莎依恋姐姐，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则对妹妹格外地温柔体贴。

开始的时候，达莎在各个方面都模仿姐姐，仰慕她的美貌、志趣、灵活机智地处理与别人的关系。在叶卡捷琳娜的熟人面前，她很胆怯，对他们偶尔的鲁莽感到羞涩。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总是努力让她的家成为最时尚、最新潮、街上还没有流行商品的拥有者。她从不放过每一个展销会，并经常购买新潮时尚的画像。上一年，为此她还和丈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尼古拉·依万诺维奇喜欢印象派的写生画，而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出于女人的经验，决定还是去购买新兴的抽象派艺术作品，她认为这样总比购买落伍的要好。

达莎也很欣赏这幅挂在客厅里的神奇画像。尽管她有时也很痛心：这幅成正方形的人体画，配的是几何形的脸。手和脚的比例，比通常所需要的大得多，着色隐晦、暧昧，仿佛是在头痛，这幅画是属于昔尼克学派的写意画，它是这个学派想像力最差、最迟钝的一幅作品。

每逢周二在斯莫科尼科夫家的客厅里，都要聚集一群爱说、爱